

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

张 蕊 芜

提 要 | 准确了解别国的外交政策动机是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动机研究难以证伪,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无法进行。赫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通过国家形象理论提出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动机的较为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运用他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动机不仅有其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 赫尔曼 国家形象理论 外交政策 动机

中图分类号 | D80

国家形象

作者信息 | 男,1957年生,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361005。

一、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

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是目前美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形象理论家,其实证研究对象主要为苏联与中东地区。赫尔曼现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智库默森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主任。30年来,赫尔曼主要专注于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其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尤其是国家形象理论的论文发表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几乎所有主要刊物。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独树一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其主要应用之一便是确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动机,运用该理论对于研究中外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先从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以及国家形象体系两方面介绍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尔后阐释该理论为何可以用于分析外交政策动机,最后说明该理论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

1. 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

赫尔曼认为,要建立国际关系学中的国

家形象理论,一个首要的工作便是确定影响外交决策的几个最重要的判断。这些判断包括三个方面:(1)决策者对本国与对象国相对国力的认知;(2)决策者认为对象国对本国究竟构成威胁还是提供机遇;(3)决策者关于对象国与本国在文化上的比较。^①

国家形象理论强调相对国力的重要性,其重要依据之一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因为相对国力限制了一个国家实施外交政策的范围。强国通常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从外交谈判直至全面战争,而弱国的选择余地则较小。

近年来,国内学界与媒体常常提及机遇与威胁。实际上,这也是赫尔曼国家形象理论最重视的两个概念,它们也与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相吻合。当对象国为主

^① Richard K. Herrmann, James Voss, Tonya Schooler & Joseph Ciarrochi,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3, 1997, pp. 407 ~ 408.

体国提供机遇时,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主体国侵害对象国以获取自身利益;其二,两国以双赢的方式合作互利。^①

国家形象理论强调对威胁与机遇的评判,另一个重要依据乃是海德(Fritz Heider)的认知平衡论(cognitive bala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好恶判断趋于平衡,爱屋及乌。当出现不平衡时,人们将在认知心理上进行调整,以恢复平衡。海德所指的好恶在国家形象理论中大致相当于机遇与威胁。国家形象理论假定,决策者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有着正面的认知,认为其行为符合道义规范。

在该理论中,决策者要取得的平衡乃是自我利益与道义原则之间的平衡。在决策者认知威胁或机遇时,其便处于一定的心理压力之下,需要考虑应采取何种行动。此时,为了使决策更为容易,决策者会构建一种形象,以取得本人与公众的心理平衡,如将构成威胁的国家视为邪恶的敌人,这样,决策者便能作出严重伤害对方的决定,而不受内心与社会的道义谴责。当遇到诱人的机遇时,由于认知平衡的作用,对象国会被视为堕落的衰败国,或无知且需要帮助的国家。这样,决策者会抓住机遇,损人利己,且不以为耻。在侵害对方的利益时,决策者往往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甚至声称自己实际上是在帮助受害者。^② 日本人以帮助中国人驱逐西方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西方殖民者以“白人的负担”为由圈占殖民地便是例子。

文化比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其一指两国文化层次的高下;其二指两国文化内涵的异同。文化层次的高下会影响对国力与威胁程度的认知。依据美国理论家的说法,文化落后的国家即便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设备也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这样的国家由于不太接受文明国家的一些规范,如自我克制、投桃报李等等,往往会构成更大的威胁,主体国便可能对它们采取更具强制性的措施。当两国的文

明内涵相似时,如均为“民主国家”,根据民主和平论,作为民主国家的主体国便不太可能对另一个民主国家采取战争行为。^③ 然而,即便在美国,现实主义派学者并不认可民主和平论。

不同的学者对何者构成影响外交决策的最重要的判断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与赫尔曼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主要还有理查德·科顿与玛莎·科顿。^④ 另一位最常为学界所提及的国家形象理论家是肯尼思·博尔定。博尔定认为,对敌我关系以及强弱状况的判断是构成国家形象理论的核心要素。^⑤ 他的观点与赫尔曼对机遇/威胁、国力的重视是一致的。

与研究国家形象的其他学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是,赫尔曼及其合作者还通过一系列试验证实,他所强调的几个自变量(威胁、机遇、国力、文化)对美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

① Richard K. Herrmann, James Voss, Tonya Schooler & Joseph Ciarrochi, 1997, pp. 407 ~ 408.

② Richard K. Herrmann, Analyzing Soviet Images of the U. S.: A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December, 1985a, p. 672; The Empirical Challeng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Strategy for Drawing Inferences about Percep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1988, p. 183.

③ Richard K. Herrmann, Philip Tetlock & Penny Visser, Mass Public Decisions to Go to War: A Cognitive-Interactionist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1999, p. 555.

④ Richard W. Cottam,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 A General Theory and a Case Stud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Martha L. Cottam, *Images and Intervention: U. S.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4.

⑤ Kenneth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2, 1959, pp. 120 ~ 131.

决策确实有着重要影响,^①而且也有其心理学依据。^②

2. 赫尔曼的国家形象体系

对象国的国家形象可以由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文化比较三方面认知构成,将每方

国家形象	国力	威胁或机遇	文化	例证
帝国	大于	威胁	高于	伊朗视美国(后冷战时期)
蛮国	大于	威胁	低于	南宋视金国(中国古代)
敌国	相当于	威胁	相当于	苏联视美国(冷战时期)
盟国	相当于	机遇(双赢)	相当于	英国视法国(冷战时期)
依附国	小于	机遇(剥削)	低于	美国视拉美国家(冷战时期)
衰败国	相当于	机遇(剥削)	相当于	德国视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以及文化比较是国家形象确立的重要指标。而国家形象的内涵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国家动机、决策程序、意志以及国力。赫尔曼通过试验证明,这些因素构成了信息组合(schemata)。^④在获知一个国家形象的某方面信息后,决策者往往能够推断该形象所包含的其他信息。由于有限理性的作用,国家形象作为信息组合的特质使之具有影响外交决策的功能。因此,上述国家形象虽然是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的,但每个形象都有着特定且丰富的内涵。例如,当一个国家被视为敌国时,根据赫尔曼的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国家会被认为有着自私且邪恶的动机,能够设计并实施复杂的阴谋,其组织等级森严、纪律严明。但它还是个纸老虎,欺善惧强,只要坚定地面对它的挑衅,它就会知难而退。^⑤由于赫尔曼的理论多以美国决策者与学生为试验对象进行验证,或许,该理论所描绘的各个形象的内涵仅适用于美国人。至于其他国家的民众会有何种国家形象体系,每一国家形象有何内涵,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验证。

二、运用国家形象理论 分析外交政策动机

1. 为什么要研究外交政策动机?

赫尔曼国家形象理论最典型的运用之一

面认知的价值限于大于、相当于、小于三种,赫尔曼因此推断共有27种国家形象,采用其中6种典型形象便能够描绘现实世界中大部分国家间的关系形态,如下所示。^③

是研究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动机。西方国际关系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国家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政策动机:一种为修正主义动机,另一种为维持现状动机。^⑥这两种动机的根本区别是,维持现状国家基本接受现存的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而修正主义国家则要推翻现存的国际体系。针对以上两种外交政策动

① Richard K. Herrmann & Jonathan Keller, Beliefs, Values and Strategic Choice: U. S. Leaders' Decisions to Engage, Contain and Use Forc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Richard K. Herrmann & Vaughn Shannon, Defending International Norms: Perceptions and the Logics of Normative Appropriateness and Utilitarian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② Michele Alexander, Marilynn Brewer & Richard K. Herrmann, Image and Affect: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Out-Group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7, 1999.

③ Richard K. Herrmann, James Voss, Tonya Schooler & Joseph Ciarrochi, 1997, pp. 409 ~ 413.

④ 同上。

⑤ Michele Alexander, Marilynn Brewer & Richard K. Herrmann, 1999, pp. 78 ~ 79.

⑥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8, pp. 35 ~ 66.

机,应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措施。如果对方为修正主义国家,主体国就应该采取威慑战略,以表明对方的扩张行为将遭到坚决且有效的抵抗,是得不偿失的,从而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如果对方为维持现状国家,主体国则应当充分考虑安全困境的作用,采取让对方放心的行动,以避免紧张局势的螺旋上升。^①了解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动机因而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乔治·凯南常常被称为“冷战之父”,正是因为他的《苏联外交政策之根源》一文认定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开启了持续近50年的冷战。^②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时被认为“为西方攻击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亨廷顿认为中国具有修正主义动机。^③

2. 外交政策动机研究的困难

尽管了解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动机至关重要,但从事这项研究则甚为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外交政策动机很可能表现为相同的外交政策行为。冷战时期,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确定苏联的外交政策动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意味着美国应采取不同的对苏政策。当时美国方面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解读。其一,共产主义扩张。按照这一观点,苏联一心追求世界霸权,力图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这样,美国的应对措施就是,阻止苏联取得外交胜利,同时迫使苏联人转向内部改革,改变其政权的性质。其二,现实主义扩张。这一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很有限。苏联只是像其他大国一样追求其自身安全与势力范围。这一观点还认为,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个维持现状国家。对于这样的苏联,美国则应采取遏制政策,坚定地阻止其扩张。其三,现实主义防御。该观点认为,苏联也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常大国,而且极为关注自身安全,是一个防御性的国家。对于这样的苏联,美国就不应该采取威慑战略,而应该

设法减轻其恐惧感。^④

究竟前苏联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学者众说纷纭,难下定论,因为三种模式均难以证伪。例如,主张共产主义扩张模式者认为,苏联人希望垄断世界但又不愿付出太大代价。当苏联未表现出扩张行为时,这些人可以说苏共不愿冒险,希望不战而胜;当苏联人表现出与扩张主义相悖的行为时,主张该模式者可以归因于美国的强大国力与遏制努力,从而将苏联人视为纸老虎,甚至称其行动旨在麻痹西方。现实主义扩张模式同样难以证伪,这种模式将苏联描绘为机会主义者。当适当时机出现时,如果预期回报合理,预期风险有限,苏联便会抓住时机,进行扩张。这样,就必须对机会作出定义。如何定义机会呢?当机会出现时而苏联人却未采取行动,这究竟是由于苏联人的自我约束还是另有原因呢?^⑤

3. 如何运用国家形象理论研究外交政策动机

研究国家动机甚为困难,成为长期困扰美国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关系大师摩根索甚至指出,国家动机虽然至关重要,但却是不可知的,因而不应该为此浪费时间。赫尔曼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便是通过国家形象理论提出一个研究国家动机的较为可信的方法。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8 ~ 113.

②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③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④ Richard K. Herrmann,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5b, pp. 10 ~ 18.

⑤ Richard K. Herrman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ing Three Competing Perspectiv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6, No. 3, 1985c, p. 390, p. 398.

越战之后,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苏联的行为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扩张性的?赫尔曼认为,了解苏联人所认知的美国国家形象是探明其动机的一个有效途径。在分析冷战时期苏联人所认知的美国国家形象时,应当区分两种可能的形象:一种为敌国形象,另一种为衰败国形象。如果苏联的干涉行动是为了对付美国所构成的威胁,苏联所认知的美国形象将以敌国形象为主。而如果苏联的外交行动是为了攫取扩张的机遇,衰败国形象则将主导苏联对美国的认知。如果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根源是对机遇的认知,苏联的动机更可能是扩张性的;而如果其主要根源是对威胁的认知,其动机则更可能是防御性的。因此,要探明苏联的外交政策动机,一个有效的途径便是分析美国的国家形象对其来说究竟是敌国还是衰败国(见表1)。^①

表1 “敌国”和“衰败国”形象所预示的不同动机

外交政策动机	国家形象的重要侧面	国家形象
防御性动机	构成威胁 国力大致相当 文化层次大致相当	敌国
扩张性动机	提供机遇 国力大致相当 文化层次大致相当	衰败国

在具体操作中,赫尔曼采用表2中的指标来确定苏联人究竟视美国(西方)为敌国还是衰败国。^②

在利用上述指标抽样分析了有代表性的苏联媒体报道、领导人言论,以及苏联人对美国在有关地区的政治目标、战略计划、战术以及具体事例的认知之后,赫尔曼发现,苏联所认知的美国国家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更接近“敌国”形象而不是“衰败国”形象。根据国家形象理论,这意味着苏联的对美战略是防御性的,苏联人是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作出回应,而并不是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为苏联扩张提供了机会。

表2 “敌国”、“衰败国”指标

<p>敌国指标:</p> <p>西方反对社会主义的外交行为</p> <p>美国违背基本道义准则</p> <p>美国追求优势的军事战略</p> <p>帝国主义政策的破产</p> <p>美国的反苏、反共倾向</p> <p>资本主义剥削</p> <p>对第三世界的剥削</p> <p>美国的间谍活动</p> <p>帝国主义的颠覆、干涉活动</p> <p>新殖民主义</p> <p>帝国主义</p> <p>反动势力</p>	<p>衰败国指标:</p> <p>苏联的道义优势</p> <p>西方国家的内部问题</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问题</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种族问题</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道义危机</p> <p>美国精神价值的崩溃</p> <p>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腐败</p> <p>美国的虚弱,效率下降</p> <p>苏联的军事优势</p>
---	---

不同的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形象的认知也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最强调美国的衰败国形象的苏联领导人,同时也最为强调美苏缓和;而最为强调发展军力的苏联领导人,则最不强调美国的衰败国形象。这表明,苏联人对美国作为衰败国的认知的增强有时只是表明苏联人威胁感的降低。苏联人对发展军力的重视并不与美国作为衰败国的形象相关联。这表明,强调发展军力的苏联领导人并不认为美国软弱可欺。同样,较为强调美国的衰败国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最不重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① Richard K. Herrmann, 1985b, pp. 30 ~ 42.

② Richard K. Herrmann, 1985a, p. 682.

而最不强调美国作为衰败国形象的领导人 相对而言则最强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因此 苏联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支持发展军力很可能是出于应对美国威胁的动机。^①

多方面资料显示 苏联人所认知的美国形象均以敌国形象为主 强调美国人的侵略性与尚武倾向 而且 苏联人所认知的美国衰败国形象并不与发展军力、对外干涉相关联。赫尔曼因而指出 苏联很可能是一个防御性国家 美国对苏政策的重点不应为展示军力与战斗意志,而应当向苏联人表示灵活与节制。

4. 外交行为分析作为形象研究的有效补充

赫尔曼认为 虽然苏联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显示 苏联人的外交政策动机或许是防御性的 但是 仅凭国家形象研究尚不足以确定苏联是防御性国家这个结论 因为国家形象研究的主要依据是苏联的媒体与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他担心 在一个舆论控制的国家 媒体与领导人的言论或许均不可靠。它们都可能是有意误导或宣传需要的结果。

赫尔曼于是又分析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行为。如果苏联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所反映的外交政策动机与苏联外交政策行为所揭示的外交政策动机一致 研究者便可更有信心地认为 这一研究较为准确地探明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动机。

如果苏联的动机为防御性的 苏联当采取遏制战略;而如果其动机为修正主义的 则

当采取扩张战略。根据苏联的行为探寻其动机 关键便是确定苏联采取何种战略。赫尔曼采用以下指标来确定苏联对遏制战略的坚持程度。^②

(1) 为了保护其盟友 在全球各地与美国的盟友对抗 因此付出代价以及所冒风险的程度;

(2) 为了保证现存政治联盟的延续 而付出代价以及所冒风险的程度;

(3) 不以谈判的方式 而以发展和部署武器的方式发展其核威慑的程度。

赫尔曼又以下列指标来衡量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实行扩张战略。

(1) 为了迫使对象国让步 软化或放弃其政治立场或政治忠诚 因而付出的代价、所冒的风险 以及所动用的资源;

(2) 为了迫使美国或其盟友改换其政府或改变制度 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对此坚持的程度;

(3) 坚持发展或部署军事设施的程度 迫使美国顺从苏联的意愿 对此坚持的程度。

扩张战略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这些行为超出了围堵战略的需要。

赫尔曼较公正地选择苏联人在三个时期的战略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根据上述两个模型分析苏联在这三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行为后 赫尔曼得出结论 苏联的外交政策行为颇类似对美国的围堵模式 而不甚类似扩张模式(见表3)。^③

表3 苏联外交政策行为与两个模式的相似程度(1967年)

	遏制模式		扩张模式	
	相似程度	投入程度	相似程度	投入程度
核武器	颇为相似	高度投入		
中欧	颇为相似	高度投入	不甚相似	低度投入
中东	较为相似	低度投入	不甚相似	中低度投入
东南亚	较为相似	中度投入	不甚相似	中低度投入

① Richard K. Herrmann ,1985a , pp. 682 ~ 689.

② Richard K. Herrmann ,1985b , pp. 42 ~ 49.

③ 同上 , pp. 166 ~ 180.

这样,赫尔曼通过国家形象研究提出苏联很可能是一个防御性国家,再通过分析苏联的外交政策行为,确证了他的研究结论。根据他的研究,尽管苏联人竭力加强军备,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他们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扩张其势力,而只是为了应对美国对其构成的威胁。由于美国人的强势,苏联人不愿示弱,争锋相对。

三、结论:国家形象理论与中国崛起

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除了其自身的理论意义外,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必要让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人知晓中国作为一个维持现状国家的性质,理解中国诚恳融入国际体系的动机,接受中国人希望与他们和平共处、合作互利的善意。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在美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动机,对美

国人乃至其他许多西方人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虽然中国的发展并不需要看别国的眼色,但广交朋友,减少阻力,毕竟符合中国的利益。

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除了可用于研究国力相当的国家间关系外,还适用于研究其他各种形态的国家间关系,包括强国与弱国间的关系。拉美、中东地区国家在国家形象理论中常被描绘为依附国。美英等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惨重失败的教训。目前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欲罢不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长期视那些国家为依附国的历史苦果。随着中国利益逐渐遍及全球各地,中国与东南亚、非洲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运用赫尔曼的国家形象理论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也有助于避免重蹈美英等国的覆辙。

(责任编辑:高媛)

《传媒评论研究》

《传媒评论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于2000年创刊,由美国国家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U.S.)主办,从整合的视角来关注大众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大众传媒批评、大众传播体系、大众传播与文化的关系等。研究对象包括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录像以及因特网这种新媒体。积极开拓大众传播学研究的范围,接纳跨学科研究论文。文章作者来自传播学领域及其他学科,还吸纳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文章。每期最后是评论与批评栏目,提供当前热门话题及有关重要问题的信息。

ISSN:1529-5036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07393180.html>

E-mail: csmc@arches.uga.edu

(昭)